

读书美谈

下

黎先耀 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目 录

四 学海泛舟(续)

第三种读书	董鼎山(1)
精读与博览	王梓坤(5)
人与书之间	周国平(7)
选 本	思 果(10)

五 金针度人

抄书的好处	(明)吴应箕(17)
治学家书摘抄	(清)曾国藩(19)
我的读书经验	蔡元培(24)
读书的态度	叶圣陶(26)
读书经验谈	谢六逸(28)
给青年的信	朱光潜(30)
要把金针度与人	李 敖(35)
不可盲读	蓝 翎(41)

读马列书, 所学何事?	邵燕祥(44)
诗有七不读	流沙河(47)
论读书的坏处	周 涛(50)
关于读书复学生公开信	三 毛(53)
傅雷教子读书	潘鸿新(56)

六 读书时光

读书百宜录	张恨水(61)
读书的习惯	钱歌川(63)
待饭未来还读书	梁实秋(67)
有书赶快读	邓 拓(70)
数书同读	冯亦代(73)
晨 读	黎先耀(75)
夜 读	吴其敏(77)
躺着读书	陈 村(79)
站着看书	马俊华(83)
有聊才读书	刘心武(85)
无聊才读书	陈 醉(87)
一目千行	张 凭(90)
书与时光	席慕蓉(93)
快读与慢读	〔日〕加藤周一(96)
时间、地点与书	〔英〕托马斯·伯克(98)
美国人的读书态度	〔美〕梁厚甫(102)

七 书梯攀登

忆读书	冰 心(107)
暑假读《孟子》	杨振宁(111)
读书贵有恒	赵淑侠(112)
读书的阶梯	查志华(115)
我的精神摇篮	舒 芜(117)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121)
中年读书	琦 君(124)
老年与书	黄 裳(126)
宜读人生	李书磊(129)
“阅读”的革命	叶舒宪(131)
永志难忘的两本书	〔德〕赫姆林(134)
读写的经历	〔美〕本杰明·富兰克林(137)

八 爱书成癖

产为丛书荡	(明)吴应箕(143)
牛津的书虫	许地山(145)
书呆子	王 力(148)
书痴是值得的	冯亦代(152)
窃读记	林海音(157)
书迷协会	邵燕祥(163)
书的蛊惑	戴厚英(165)
好读书	贾平凹(168)
毛泽东最大的嗜好	徐中远(171)

读 书 美 谈

生成书癖更成贫	石 人(174)
我爱偷看别人看书	李欧梵(176)
打 赌	〔俄〕契诃夫(178)
书卷长留伴一生	〔法〕安·莫洛亚(180)
编后语	梁秀荣(185)

第三种读书

董鼎山

●

四

学海泛舟

心理学家会告诉你，性的念头在人的头脑中的闪过，较任何其他思念为频繁。机智的戈尔·维达尔曾说过，性，与应邀上电视，乃是人们所不愿错过的两个机会。

我是喜欢读书的。少年时的好奇也令我涉猎“性书”。像许多与我的同时代人物一样，我的启蒙者是张竞生。他的《性史》，薄薄的一本，曾引起我不少遐思。其实性学博士张竞生乃是一位博学之士，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得过法国大学的哲学博士，任过北京大学教授。他的著述《性史》目的完全是学术性的。20世纪20年代他被视为思想文化界“怪杰”。今日，甚至中共的学者也在举行张竞生的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我并不是一个所谓“性书鉴赏家”。可是我可以这样说，自从幼时读《红楼梦》中“宝玉初试云雨情”的一章以来，对这方面的描写即感兴趣——虽然，在那时，我尚不知“云雨”二字的含意。印象是模糊的，到了后来，不免好奇地去重读一下，才惊服作者笔法的含蓄。中国著名的《肉蒲团》与《金瓶梅》后来只有机会读英译本，翻阅一下就兴致索然而释手。

与外国著作的接触第一部是弗兰克·哈瑞斯的《我的生活

与性爱》。大战胜利后的上海街头报摊充斥了这本供应美国海军的英作家自传的劣印本。可惜的是，这位与萧伯纳同一年代的文学作家后来只以他这一部描写性爱的自传闻名。其实他的自传中只有第一册满是描写青年时期的性经验（评论家批评他对自己性能力与吸引女性的魅力过分夸张），后半部则是叙述他与其他作家与出版家间的交往轶事。关于作家们对自己性能力的夸张，法国侦探小说作家乔治·西米农曾在自传中夸言，他在一生中曾与上万的女子发生关系。他说他一见漂亮女子就会蠢蠢欲动地求欢，很少被拒。他的“上万女子”之说，难以令人置信。

四十年代我到了美国后，就有朋友给我介绍了亨利·密勒的著作。密勒的几本 TROPICS 自传在当时自命开明的大学生之间极为流行。奇怪的是，D. H.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当时在美国竟还是禁书。记得有一位大胆女同学，从欧洲游历时购了一本，偷偷地瞒过海关关员之眼而进入美境。这本书在朋友之间传阅，不久即告破烂。今日回想，不能相信美国于五十年代竟还是读书不自由的中古时代。

1963 年我初访瑞典，体会到北欧国家在性方面的开放。南方的马尔莫城举行了性爱艺术展览会，青年夫妇公然带了儿女前往参观。有一天，坐船过海去丹麦京城哥本哈根，我发现街头报摊充斥了裸体杂志与英文性书。我购了一本哈瑞斯的自传回瑞典，稍懂英文的岳父翻了一下，笑嘻嘻对我说：“DIRTY BOOK?” 我自己则稍微翻阅了生厌，没有读完。

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革命（反越战、黑人人权、女权、性自由）很快地就解放了出版自由的各种束缚。先是哈瑞斯自传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大量的出版。接着是英国过去禁书的重现。出版界群相争印，因为有的书根本不必付版税。例如，1963 年出

版的《芬尼·希尔》，原来的出版期是1749年，作者名约翰·克里兰，原来的书名为《一位淫妇回忆录》；1966年出版的《我的秘密生活》，厚厚的2300余页，分为上下两册，原书系1890年版，作者是无名氏，所述者是他一生性经历。人类的性行为怎可用2000多页来描写？我翻了一下就觉味同嚼蜡。

1965年美国出了《O的故事》英译本，作者署名PAULINE-REAGE，据说是法国一位著名女作家的化名，读来就有些意思，目的无非是在猜揣书中影射的真实人物。

爱瑞卡·钟于1973年出了《惧怕飞行》而一举成名。其实此书并非性书，只是她的书封上金发美貌的照片引起读者们非分之想（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姓钟的华裔心理学家）。爱瑞卡后来以她生花之笔重写了上述的《芬妮·希尔》古籍而于1980年出版，书名是简单的《芬妮》。

文学家所写最公然的性书是亨利·密勒女友爱纳丝·宁的两本短篇故事集：1977年出版的《维纳斯的三角洲》与1978年的《小鸟儿》。书中故事都是爱纳丝在巴黎年轻时代所写。爱纳丝是个穷苦学生，但美貌得很。巴黎一名富商与她约定，出重金请她手写淋漓尽致、出奇制胜的性故事，不得发表，只让购者独人欣赏。半世纪后，此二集在美国阅读自由气氛中出版。我觉得小姑娘确有生动的想象力，但是读了一会儿后，还是感到枯燥无味。她是为维持生活而写，并非文学。要读文学，须读约翰·厄普代克的《配偶》。

1986年春，我赴山东大学讲学，途经广州，花城出版社编辑部同仁请我吃饭。他们即将出版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请我写一篇短文介绍。

我的短文提及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不久，书虽印就，发行人唯恐我的介绍文出毛病，在批售之

前夕，通宵动员多人，把数万册书中的我的序文撕去。编者后来送我一本唯一未受摧毁的书留作纪念。

在今日，甚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在大陆公然出售了。

精读与博览

王梓坤

●
四
学
海
泛
舟

长时期只读同一专业的书，就会三句话不离本行，思想大受限制。许多有成绩的科研人员，都有广泛的兴趣。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文学、哲学和音乐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李时珍除在医药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外，还精通博物、文学与史学。

17 世纪以前，科学积累的知识不如现在丰富，一个人有可能从事多方面的研究。17 世纪以后情况便大大改变了，科学在加速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没有人能充分掌握当代的全部知识。于是不少人终身在自己的专业圈子里挣扎着，简直没有工夫抬起头来向周围望望。勇敢的人认识到这种局限性后，就自觉地冲杀出去，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其中一些人终于成为科研的多面手。

别的学科的新思想有时会对专业工作带来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科学研究也常有这种境界。19 世纪初，病人经手术后，伤口化脓十分严重，这对生命是个很大的威胁。英国外科医生里斯特日夜思索化脓的原因，久久不得其解。后来幸亏读到法国细菌学家巴斯德（L. Pasteur, 1822—1895）的著作，从中了解到“细菌是腐败的真正原因”，

深受启发，终于发明了用石炭酸杀菌的消毒方法。1874年，他给巴斯德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请你允许我乘这机会恭恭敬敬地向你致谢，感激你指出细菌的存在是腐败的真正原因，只是根据这唯一可靠的原因，才使我找出了防腐的方法……”

数学工作者维纳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批评一些人只注意本行，稍有逾越便认为多事，忘记了科学的无人区正是大有可为的地方。他说：“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到科学地图上这些空白地区去作适当的查勘工作，只能由这样一群科学家来担任，他们每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专家，但是每人对他邻近的领域都有十分正确的和熟练的知识。”维纳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在数学、生理学、神经病理学等的边沿交叉地区奠定了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阅读多种书刊，还可以使大脑得到积极的休息，使思想方法受到多方面的训练。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说：“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与笔记使人精确。……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这番话虽然缺乏实践的观点，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鲁迅很主张嗜好性的读书，他在《读书杂谈》中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晋朝的大诗人陶渊明也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说的是博览群书。

从精于一开始，经过博而达到多学科的精；集多学科的精，达到某一大方面或几大多方面的更高水平的精。这可以看成为一个公式。

人与书之间

周国平

●
四
学海泛舟

弄了一阵子尼采研究，不免常常有人问我：“尼采对你的影响很大吧？”有一回我忍不住答道：“互相影响嘛，我对尼采的影响更大。”其实，任何有效的阅读不仅是吸收和接受，同时也是投入和创造。这的确存在人与他所读的书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我眼中的尼采形象掺入了我自己的体验，这些体验在我接触尼采著作以前就已产生了。

近些年来，我在哲学上的努力似乎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要突破学院化、概念化状态，使哲学关心人生根本，把哲学和诗沟通起来。尼采研究无非为我的追求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学术表达方式而已。当然，我不否认，阅读尼采著作使我的一些想法更清晰了，但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我的气质、性格、经历等因素，其中包括我过去的读书经历。

有的书改变了世界历史，有的书改变了个人命运。回想起来，书在我的生活中并无此类戏剧性效果，它们的作用是日积月累的。我说不出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也不太相信形形色色的“世界之最”。我只能说，有一些书，它们在不同方面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在我的心灵历程中留下了痕迹。

中学毕业时，我报考北大哲学系，当时在我就学的上海中学算爆了个冷门，因为该校素有重理轻文传统，全班独我一人报考文科，而我一直是班里数学课代表，理科底子并不差。同学和老师差不多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我，惋惜我误入了歧途。我不以为然，心想我反正不能一辈子生活在与人生无关的某个专业小角落里。怀着囊括人类全部知识的可笑的贪欲，我选择哲学这门“凌驾于一切科学的科学”，这门不是专业的专业。

然而，哲学系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有意思，刻板枯燥的哲学课程很快就使我厌烦了。我成了最不用功的学生之一，“不务正业”，耽于课外书的阅读。上课时，课桌上摆着艾思奇编的教科书，课桌下却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等等，读得入迷，老师课堂提问点到我，我站起来问他有什么事，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说来惭愧，读了几年哲学系，哲学书没读几本，读得多的却是小说和诗。我还醉心于写诗，写日记，积累感受。现在看来，当年我在文学方面的这些阅读和习作并非徒劳，它们使我的精神趋向发生了一个大转变，不再以知识为最高目标，而是更加珍视生活本身，珍视人生的体悟。这一点认识，对于我后来的哲学追求是重要的。

我上北大正值青春期。一个人在青春期读些什么书可不是件小事，书籍、友谊、自然环境三者构成了心灵发育的特殊氛围，其影响毕生不可磨灭。幸运的是，我在这三方面遭遇俱佳，卓越的外国文学名著、才华横溢的挚友和优美的燕园风光陪伴着我，启迪了我的求真爱美之心，使我愈发厌弃空洞丑陋的哲学教条。如果说我学了这么多年哲学而仍未被哲学败坏，则应当感谢文学。

我在哲学上的趣味大约是受文学熏陶而形成的。文学与人生有不解之缘，看重人的命运、个性和主观心境，我就在哲学中寻

找类似的东西。最早使我领悟哲学之真谛的书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一本著作《残篇集》，赫拉克利特的“我寻找过自己”，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犹如抽象概念迷雾中耸立的三座灯塔，照亮了久被遮蔽的哲学古老航道。我还偏爱具有怀疑论倾向的哲学家，例如笛卡尔、休谟，因为他们教我对一切貌似客观的绝对真理体系怀着戒心。可惜的是，哲学家们在批判早于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往往充满怀疑精神，一旦构筑自己的体系却又容易陷入独断论。相比之下，文学艺术作品就更能保持多义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并不孜孜于给宇宙和人生之谜一个终极答案。

长期的文化禁锢使得我这哲学系学生竟也无缘读到尼采或其他现代西方人的著作。上学时，只偶尔翻看过萧贇译的《札拉斯图如是说》，因为是用文言翻译，译文艰涩，未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很久，才有机会系统阅读尼采的作品。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发现的喜悦，因为我对人生的思考、对诗的爱好以及对学院哲学的怀疑都在其中找到了呼应。一时兴发，我搞起了尼采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而今已三年有余。现在，我正准备同尼采告别。

读书犹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块耽得太久也会腻味的。书是人生的益友，但也仅止于此，人生的路还得自己走。在这路途上，人与书之间会有邂逅，离散，重逢，诀别，眷恋，反目，共鸣，误解，其关系之微妙，不亚于人与人之间，给人生添上了如许情趣。也许有的人对一本书或一位作家一见倾心，爱之弥笃，乃至白头偕老。我在读书上却没有如此坚贞专一的爱情。倘若临终时刻到来，我相信使我含恨难舍的不仅有亲朋好友，还一定有若干册体己好书。但尽管如此，我仍不愿同我所喜爱的任何一本书或一位作家厮守太久，受染太深，丧失了我自己对书对人的影响力。

选 本

思 果

书有选本，等于人民有代表；书太多，所以要选来读；人太多，所以要推代表，才好办事。选本未必叫人满意，代表亦然；不过这两样都少不了，我们只好妥协。近来更有代表作选，索性用代表这两个字。倒很不错；可见这两样多么相同。

曾国藩感于古籍太多，乃有《经史百家杂钞》的选本。中国的选本已经不少，在他之前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更古的有《昭明文选》，这不过是最出名的而已，其余的也不必一一去提了。我们生也有涯，哪里能尽读好多书？有了好的选本，给我们尝鼎一脔，而且是挑选了的精粹，也就不错了，所以选本一向很流行。

除了给人读最好的文章之外，选本还有个好处，就是看了某几家的作品之后，进一步买他们的专集来细细欣赏。这一来不是浅尝即止，而是可以登堂入室了。

选本有两个基本缺点，大家谅必知道。第一，容量有限。不必说一部《论语》从何选起，就是李清照的词，薄薄一本，有哪一首不该人选呢？有的文章太长不能选，节录又失掉全文呼应的好处，只有不收。许多作家等级一样，各有胜人之处，而选本页

数有限，只有撇开一些。第二，选者总有一己的偏嗜，他的口味和读者的不一定相同。我最喜欢的英国散文家毕额本，英国企鹅丛书的《英国散文选》和美国相当通行的《诺吞英国文学选》里都没有收他的文章。至于别的作家更不用说了。《诺吞英国文学选》里选的蓝姆散文少而不是他的最精妙的作品，也叫我大惑不解。这两本选本相当有名，尚且如此。清朝沈德潜可算是选家，他的《清诗别裁集》里不选王次回的香奁诗，袁子才提过抗议。英国选家奎勒·库其的《牛津诗选》里不选当代大诗人艾立额的诗，不知多少人大为不满。他在序里似乎暗加解说，书不在手头，不能引，大约是说，他也鼓励后学创新的。艾立额的《荒原》不但是古人从来没有这样写过的诗，连他自己也没有再写过，恐怕今后也没有人学他。不过大西洋两岸受他影响的人就多了。

选家不必道歉，他有自己的主张；我们读选本，只有自己挑选。

有些给选家看中的篇章，不一定是你喜欢的；等你看某人全集，你才发现，好些你喜欢的文字，他没有选。这真是无法可想的事。

选家有时从俗，因为某文、某诗大家都知道，他不能不选；他自己未必中意。也有的是为了某作家名气太大，不能没有他的作品。当然不会太坏，却未必极好。但是王荆公选唐诗，不选李白、杜甫，有他的说法：这两位诗人的作品大家都该全读，不须选。

有一种选本，选者声明凡在某著名的几本选本里有的文字，他一律不选。手上选本多的人最喜欢这种选集。也有选者说，好的就是好的，几十本选了还是好。

也真有大选家，什么作家给他一选就完了。我以前在哪里提

过，牛津大学出版所选世界名著丛书里的《英国当代散文选》一、二辑里真选了好东西。我按编者密尔福所选，买过几个文家的集子来看；好的给他选了，别的没有多少可以欣赏。这真了不起。这也看什么人，若是蓝姆和毕额本那里是选了一两篇就没有精品的？

选家有件工作，就是拣善本。不是校勘学家不能胜任这件事。刚才提到的奎勒·库其选诗文的眼光很高，可是他喜欢改动人选的作品，认为这是选家的责任，已故诗人白伦敦曾表示反对。我仍旧主张不改动别人的文字。

选本有的选整篇，有的摘录最精彩的章节，甚至摘句。我以为供欣赏用固然可以拣精金钻石，供学习用必须整篇才行。有的作家的文章不宜于摘录，要看完全篇才见其长，如果专选警句，把他漏掉，就可惜了。

选家有读遍该读的书，再选出代表这一方面的作品的；也有读了一辈子书，把自己喜欢的诗文挑出来公诸同好的。头一种选本不能遗珠，凡是好的都该选进他的本子；后一种才不管全不全呢，只求配他个人的口味而已。英国近代散文家庐克斯就选过一本题为《通衢》的书，诗文都有，没有长篇大论，分的门类很奇特，十足表现他的妙想；与冬天和城镇告别，大道，春天和大地之美，恋人之歌，日、云、风山，伴侣，花、鸟、树，夏日嬉游，小吃和旅馆，花园、果园，树下音乐，江海，红叶，夜与星，村中良朋，哲人之想，归。这些项目已经很有意味，怪不得他真选到好东西。我买到的一本是第四十五版，可见受读者欢迎，用圣经纸印，战时出版，油墨纸质都差，放在口袋里仍然很方便，我出外旅行多数带它。希望出版界多出几本类似的中文书。

有专门选集，单选某一方面的诗文，也很有趣。我买过一本